

國際偵探秘記

國際偵探秘記

中華書局印行
雄偉
吳華
倡印



說小會社

妹	旅	酒	留	奇	童	縱	囚	記	獄	馬君武	一冊	六角
行	惡	花	芳	風	俗	聞	評	記	之	陳家麟	一冊	二角
笑	薰	愁	薈	俗	聞	評	編	兒	九	陳大鑑	二冊	六角
妹	史	愁	錄	兒	續	編	兒	兒	十	陳家麟	三冊	二角
周白棣	天虛我生	天笑生著	翠娜女史	天虛我生	何海鳴	天虛我生	天虛我生	天虛我生	之	大鑑	四冊	一角
一冊	二冊	三冊	正編一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九	大鑑	五冊	一角
四角	五角半	五角	續編二冊	五角半	各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十	大鑑	六冊	一角

中華書局發行

國際偵探秘記

雷士蔚夫人

讀者當知凡外交界中人恆須兼擅二術始足圖功。二術維何一則臨機造謊一則汎示愛情。二者並用則不勝其利矣。試觀下所述之一事要其獲濟寧非斯二術之明効大驗乎。春正月初吉德京柏林法使署中所開之跳舞會者在外交界中最爲歡會盛絕。一時跳舞廣廳中至爲美觀蠟炬萬千燦同不夜之城。男賓軍服女客時粧而女中尤麗者則其粧尤入時且復花團錦簇鑽繞珠圍然環顧羣妍固無出雷士蔚爵夫人之右者。夫人所御禮服爲巴黎最新流行之品作紫薔薇色妙齡而麗容瞥見余則卽盈盈起於坐間出素手見授余作法語駭呼曰噫嘻夫人昨報方言夫人在巴黎也胡遽至是夫人驩然笑曰

三日前吾固在巴黎然吾今在柏林亦足異乎余曰非也惟今茲相逢乃爾突兀計別夫人可三載矣自夫人榮諧伉儷後乃迄未得一親顏色今敬爲夫人賀夫人以美目注余曰瞿璐君勿爾與其賀也不如其弔語時作微聲俾勿令旁人得聞又曰君固知吾婚姻之慘也乃僞爲弗審又何益者彼此詎非舊交一如君昔在羅馬時乎余亦微語曰固也然今則時移勢易矣夫人旣易笄而髻僕亦非復隨使節作備員矣夫人曰人言君固爲隨員於此君視柏林不亦較羅馬爲尤足娛人乎余曰羅馬之尙堪一顧者祇以有雷士蔚夫人在焉耳夫人曰噫爾輩外交家亦善訛哉語次其梨渦上已微泛紅霞矣於是余隨侍其側往來閒步衆亦殆無不識夫人者爭相屬目蓋夫人在羅馬及柏林兩京貴遊中本爲名媛迨既嬪於雷士蔚侯而勢位乃益崇時衆中或有知余與夫人交誼素篤者當已見吾二人今又復合矣時衆賓踰濟一堂喧笑時作吾二

人未便深談。忽老耄饒舌之意。公使孟難天男趨至夫人前。道起居。遂有他客亦羣來圍裹其身。然夫人尙得微語。余曰瞿璐君明日吾須更面。君吾寓禮蓄旅館。請以十一句鐘惠臨。幸勿爽約。余曰是豈智者之爲乎。夫人曰是勢所不獲。已語後急。起身趨迎。鬢毛已斑之內史霍海祿侯。余則以此遭重晤。夫人頓又迴憶。昔年舊事矣。蓋夫人昔在羅馬。與余雅有情愫。旣而彼遂嫁雷士蔚侯。俟富可敵國。而年較夫人逾倍。余時亦遷調至荷京使署。遂與夫人不相聞問。亦幾淡然忘之矣。今忽重逢。又令余棖觸舊事。明日之約。余沈吟不卽諾者。良以此故。時跳舞廳中。羣人攢聚。熱氣蒸騰。余又不得不和藹與舌鋒銛利之數。老婦合舞。心中旣厭。且惡已忽值我大使李赫公。公引余至靜處。微語曰瞿璐。半句鐘後。老夫欲與爾在使署面談。余謹諾。公雖善含蓄。未有憂色。然其聲已微顫。則余固已覺之。其殆出有重事。至與吾英利權有係屬者歟。屆時余遂造。

我使署直入公之私室。則公方蹀躞室中。神色倉皇。慄慄之狀。一無掩飾。似焦煩。莫耐。則握手。指格格作響。見余。卽曰。瞿璐可。卽與我同行。言時。取其三角之冠。整其佩刀。偕余出戶。登車。疾行道中。余累叩以故。公均默不答。車行直抵皇宮。下車。趨過衛士數輩。衛士亦不致詰。公又挈余直越禁苑二區。皆曠廊而電燈。星星。乃至隅陬一小門前。叩之。卽有一內侍出應曰。我皇陛下正遲貴大臣也。遂爲余輩前導。沿遊廊。經華堂。堂爲雲石砌成。乃上樓級。水晶爲闌。氣象巍峩。宮外。皆幽暗。其內。則燈光燦然。照耀都徧。然宮深而廣。嚴冷之氣。中人樓頭。一宮吏在焉。復引余輩曲折經數遊廊。逾數重門。乃入一甬道。則煖氣迎人。紅氍毹至柔軟。步履無聲。俄又至一門外。宮吏卽駐足。撾門。不旋踵間。而天顏咫尺矣。德帝身御制服。徽章纍纍。狀極壯美。公爲余引見。帝殷殷命坐。是間爲帝私室。亦卽六十兆民擁戴之元首之辦公房也。壁間徧懸柳綠之錦器用。均陳舊。

而質樸。爐火熊熊然。一書案絕。巨案上一燈籠以碧紗奏牘疊如秋山縱橫積壓均關國務。帝與公略敍寒溫後。卽操純熟之英語。顧謂余曰。朕意李公未以此次相招之由。語爾。余謹對曰。唯陛下公乃未言。帝復曰。善。今敝國狙猾之敵人。又施機詐。大局岌岌。日暮莫保。憶昔燕娜公主失踪一事。賴君之力。卒慶珠還。朕今者故又請李公使挈君同至是間。藉可密談。並請君見助。朕固亦知君嘗隸貴國密探部。以曾有人報稱如是。顧君將立見今茲之事。貴國與敝國利害同之。爲朕効勞亦卽所以盡瘁於朕之良友爾。之國主英王愛德華也。余對曰。小臣苟可爲力。無不惟命。帝點首示嘉許。意曰。善。然則朕且綜其事蹟述之。爲爾告矣。頻歲以來。吾國亟亟籌備攻法。不恤金錢日力。於是法德界上。法之邊防詳圖。均爲我軍部密探隊所得。而法軍實狀及其行軍策略。亦由我密探員散布於法。一一偵悉。二者均屬至要。又得貴國合力。乃立一軍事協會密備。

攻法之策世人亦久知吾國必有一日將與鄰國法蘭西更以兵戎相見而一千八百七十年之事復見是以我國務卿皆謂吾德宜確知敵之罅隙先爲之備以是近六年來德諜密布法境偵訪之間不幸而爲所發覺判罰終身禁錮之刑者已不下十八人顧雖如是我密探本部接得駐法各探報書逐漸完具而攻法之策籌畫乃至審慎精詳二禮拜前朕適至貴國惠恩沙城謁見英王忽此項攻法圖策及諜報等全部案稿由專使賚至朕前徵朕意見并間有加以修正均待朕裁可專使者卽霍爾芝大佐如期抵惠恩沙城迨三日後則仍挾全部原案稿遄歸柏林顧所不幸者霍大佐自在惠恩沙火車站登車後以迄於今乃一無聞睹其失踪矣余聞言立覺此事局之重要不禁喘聲呼曰噫乃挾攻法秘密圖策俱去乎帝色愈灰白額首稱是余乃迴顧李公曰其或爲人戕害而此項文件遂爲盜去矣公曰果爾則其文件殆已落彼法人之手且

將宣戰矣。帝以震顫之手指玩其頸際嵌寶十字勳章曰朕亦正恐如是我閣員亦所見皆同君等當知其文件中匪特加朕簽署抑且見吾德之短此中秘密果法人此際欲攻吾國則急要無逾此者瞿璐君朕意君當洞識此固足召歐洲戰禍矣余曰霍大佐之爲人果足恃乎帝曰至爲可恃朕今尙藏有其肖影於此授君亦足爲助言次帝卽出肖像一幀見授則赫然一中年壯健之德國武弁也帝又曰君將見能免此戰於貴國亦不爲非益法諜之勤奮亦正同吾國顧此遭則彼尤得志蓋已攘得吾國軍事主要秘密去矣余曰然又安見霍大佐之不爲俄人圖害乎帝曰若然則俄果聯法得此文件亦必授之法政府我密探在倫敦已殫力偵訪迄無跡兆朕乃沈吟未敢遽取助於我巡警防其洩也故母寧以此委君余曰謝陛下見貺小臣自當竭其綿力爲發其秘於是帝及我大使又續談將來時局作爲推測之論二句鐘後余乃歸寓就寢迨

明。晨。十一。句鐘。余已坐於我使署左近禮蓄旅館一密室中。余將以是日午後。遄歸吾英。未行之先。乃至是與昨宵跳舞會中所遇之雷士蔚爵夫人敍別。且踐前諾。已而夫人盈盈進矣。玉容鮮豔。衣英國式。寬博之外衫。余進而俯吻其素手。夫人紅暈雙頰。遽頽於椅中。余知其芳心無主。殆亦追懷往事。悵觸如余。則余此來踐約適履險地。彼旣嫁矣。在禮余豈宜造謁。彼此心知。顧以其所遭不幸。則又互自爲解。夫人娓娓而談。余心不屬方繫懷時局。則唯唯諾諾而已。顧其豔麗猶昔殊足令人心醉。余見其纖纖春葱之上。尙御余舊時贈彼之重金。古代戒指。卽此足見余果富碩者。足以娶彼。嗟夫。哀哉。余彼時貧窶。乃無殊於今日。尙何言哉。時夫人又作怨懟聲。曰瞿璐君儂。一不解昨夕君胡以見待。涼薄乃爾。久別重逢。在理宜蒙歡迓。余曰。誰則不歡迓者。卽吾非已。違心逆意。應召而至乎。夫人曰。噫。君乃別有所眷。懼撩其妒也乎。語音含譏。寓諷。余面彼。

曰吾乃別無所眷吾昔惟傾愛夫人耳然而旋各離散者祇以吾乃僅僅一未職微員薄宦清況安敢存非分想矧爾親固將爲爾論婚世族者乎夫人忽淚如泉湧曰然吾固嫁得侯門矣然君亦知此乃至違吾願滋引爲恨吾愛君耳卽今猶然語次余未及備夫人遽已投余懷中枕首吾肩嗚咽不止余乃恍然悟謠諑時聞皆言俟待其夫人之涼薄其說不爲無因夫人芳心碎矣顧余又何能爲者余惟知余此來爲無識更有甚者旣睹其慘慘無歡轉使吾憐愛之情又斗增百倍余陡又疑彼此次別其夫婿而來栢林殆爲覓余耳果爾則惟足取辱外交者能趣醒人迷夢變爲曠達襟懷余舊在羅馬固曾溺於豔夢今則閱世滋深久悟其愚駛迷謬爲不可能茲又陷此險境決當逃避爲上余乃爲敍別之辭極意慰解之夫人此時乃似萬緒交繚五中摧裂又如嬰兒得噩夢而醒昏暗中張空手求援然者旣乃抑情忍性下氣柔聲曰瞿璐君吾此來

本求君忠告乃情不復自禁幸恕冒昧吾亦知不應延君至此狂謬已甚爾我仍須各別爲吾二人計固莫善於此矣時夫人顏色已慘白而堅凝腸斷聲嘶心灰望絕矣余亦曰夫人言當爾我宜各自重當念不才果仍得廁朋友之列或有需不才者惟力是視無敢自愛此語發乃使夫人關其心房之門如決水閘歷舉所遭見告悽情苦緒傾吐無復餘蘊余惟默然聽受已而余起爲禮辭別憫憫出門遂歸又逾二日余已在倫敦得蘇格蘭巡警總署政務特科數員協同尋迹霍爾芝大佐在惠恩沙車站本頗知名則以數爲德帝賣文奉吾英王之故站長語余當日確曾見大佐乘車而去且與爲禮道別此爲其最後蹤跡時歐洲時局日亟英德兩國政府惟恐法人卽圖報復出不意攻犯德之邊疆凡自巴黎密傳而來之外交風說皆足表法政府及海陸軍部咸異常倥偬他國懵焉未解其故則相與延盼亦知戰雲已聚其必不免決裂而重兵

且壓迫一二強國境上計有二次德帝遣專使密遞消息至倫敦示余因知德各部院雖形惶駭然已將全國水陸軍密自調遣備法師來侵即悉力迎拒歐洲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以後國際間風雲之急未有甚於此日者我英海軍部亦以密電下令水師各將弁飭以艦隊巡弋海面靜俟後命余腦中雖滿貯政局紛糾之思然亦時復念彼腸斷心碎之雷士蔚爵夫人見報中載稱夫人已去柏林而至巴黎開一跳舞之會一時稱盛蓋夫人固以此擅妙譽久矣夫人既悉余忽去德返英則卽寓一長書於余滿紙怨望之詞余置不答意彼此心知卽此已足時余惟百計偵訪霍大佐常例大佐每將去英必一至倫敦德使署中承受文牒此次則否足見其失蹤乃在由惠恩沙乘火車赴倫敦之時計自大佐失蹤後逾五禮拜不期竟有人發其秘近僕加匿鎮之盼漢村中有海防兵一日竟於海岸上見一屍身乘潮湧上灘次余得蘇格蘭警署報知

卽下鄉認尸。其衣囊中果有霍大佐護照。時表上亦鐫其名。其面目已模糊莫辨。然猶御重裘。加手套似渡英法間海峽時猝爲人推墮入水而溺斃者。因可推得二事。第一節其必爲人圖害。次則其所攜秘密文件必已爲人盜去。德使署亦遣屬員二人蒞此濱海小村中認尸。惟其事秘不令檢驗。吏及外人與聞。卽瘞尸村中禮拜堂墓地。旣以聞於德帝及吾英外署似余事已。他無可爲。惟當復返柏林就職。於是又居倫敦逾旬。乃首塗至巴黎。英使署晉謁我大使白爾木侯。次夕余赴白爾木侯夫人所開之茶會。竟於會中又忽逢雷士蔚爵夫人。容光流豔。笑語生春。又似芳心愉悦。無復愁緒矣。余向一高年長舌之子爵夫人詢悉。雷士蔚侯已赴奧京維也。納夫人則於此禮拜終亦須繼往。已而夫人旣屏去他客。余卽趨前握手爲禮。夫人微語曰。然則君來歸矣。明晨務乞過我。幸識之母。忘吾不聽君推辭爾。我必更一敍其爲末次相見矣。余曰是安可。

者報載夫人偕俟已他行否則僕不復遽至巴黎矣夫人曰明晚八時請君至吾許同飯勿使人久盼爲幸語已卽迴迎二女郎容色娟白者則法內務大臣之女公子也嗚呼讀者諸君余今何能爲者卽諸君與余易地以處又何能爲無他余惟聽命而已屆時余遂及夫人在一金碧輝煌之溫室中同餐室臨廣衢憑牕可眺市景餐罷夫人起去侍者遂亦引余至別室室小而精雅殊絕鋪張富麗頃之夫人亦允至此此室亦略如餐房臨牕足覽遠景宮闕嵯峨一望可及市中燈火萬點閃閃蠕動宛如點點流螢余步至牕前遲夫人督見書案之上書牘紛積凌雜無次余素好奇則卽就而略觀其一二而猶不已又啟書案中央一屨余目乃忽睹一物使余氣爲之咽屨內一巨束楮在焉雖已揭開其上尙留數大黑印中作皇冕并德帝符璽余乃以震顫之手檢而舉之掣出圖冊一卷并楮數葉余立辨爲非他卽余偵求已久之失物霍爾芝大佐因而

捐軀德帝聖躬所爲宵旰憂惕之文件也。其上皆加德帝御筆手署時甬道中已有夫人蓮步聲余急取圖楮仍納之原處決叩以故觀其何以自解俄夫人盈盈已進則加一灰色羊毳披肩蓋夜涼也。手一菸卷授余余旣燃而吸夫人乃又縱談余發見文件後驚駭欲絕然尙自掩傾聽其言。夫人亭立余前曰瞿璐君儂今夕請君一臨後雖永別亦無憾矣。嗟夫儂亦頗識君此來爲不智然君者正直光明人也素行則然前在柏林蒙君以敦篤友誼相期許自媿無狀心傷神喪之餘竟頓發狂易愚謬百出往事已矣今夕儂亦將有以表吾友誼君所少者金錢也奇勳也升擢也在外交界中亦如他職業然其人苟無繫援又未立功則升轉亦緩言次卽至書案之次啓屨出文件授余曰以此返之德帝則君將得保歐洲和局而受賚必厚前爲君攜至柏林乃未蒙垂察遂因循至今余曰夫人何由得之曰自有秘術耳自後半旬鐘中余百端窮詰夫人堅